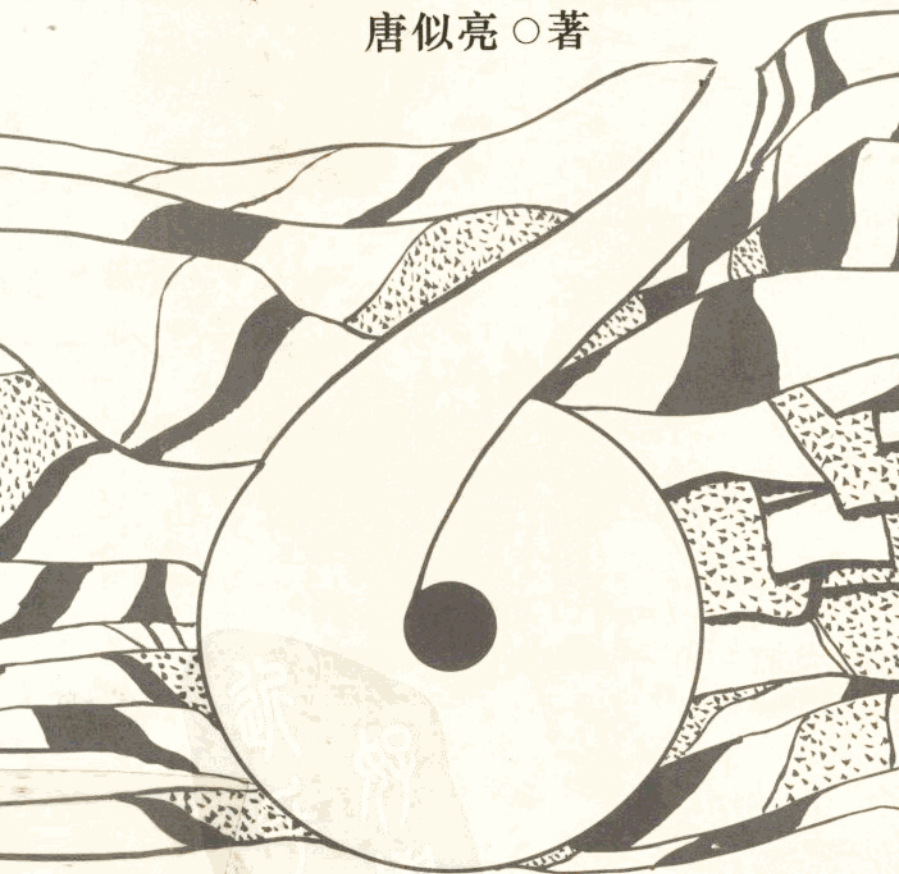


潮涌珠江源丛书

大路歌

唐似亮 ○ 著



漓江出版社

《潮涌珠江源》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王学智

主 编:吴海坤

副主 编:赵忠义

舒满仓

李自华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克仇 王学智 朱兆麒

吕克昌 李自华 李培发

吴海坤 周 云 张艾红

杨卓成 赵忠义 唐似亮

蒋吉成 舒满仓 蔡 华

序

中共曲靖地委书记 王学仁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珠江是中国南部第一大河，也是继黄河、长江之后的又一个古文明的发祥地。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进，珠江迅速崛起，日愈显示出其重要地位。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珠江流域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尤其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一马当先，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先河。

珠江有情，情系珠源。

珠江发源于云南曲靖的马雄山，江源涓涓，志在瀚海。既

出马雄，携乌蒙浩气，纳百川精华，踌躇满志，滋润千里沃土，泽被万众苍生，以百折不回之坚韧，一径入海。

珠源有志，走出滇东，走出云南。

珠江源头的曲靖地区，总人口 550 多万，总面积 32554 平方公里，辖二市七县，为云南省最大的政区。自古以来，由于地接川、黔、桂特殊的战略位置，曲靖便成为连接中原与云南的重要通道。秦开五尺，汉兴南中，曲靖近水楼台首先得月。站在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曲靖作为中原文化的入口，是中原文化和滇文化的交汇点。中原文化和滇文化相互融汇，一方面是中原文化对滇文化的同化，即大文化对地域文化的同化；另一方面是地域文化对大文化的补充。相互融汇的过程实质上是对优秀文化的吸收、接受和认同，其优秀文化的精华得以保存、传播和发扬光大，大文化因此得以壮大和发展。正因为这样，曲靖地区拥有丰富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经济文化形态。

今天的曲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相比，还有一段明显的距离，但在云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四条国道纵贯南北，贵昆铁路和正在修建的国家“八五”重点工程南昆铁路经过曲靖地区的二市六县，成为云南的出海大通道。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曲靖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粮食总产占全省六分之一，肉食品产量占全省四分之一，油菜籽产量占全省三分之一，蚕茧产量占全省三分之二，已成为云南粮食、烤烟、蚕桑、畜牧、油料的重要生产基地。并形成了卷烟、煤炭、机械制造、电力、化工、纺织、建筑建材、冶金、食品加工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被称

为“烟草王国”的云南，曲靖地区的烤烟生产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全国的十分之一，是我国最重要的烤烟生产基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曲靖地区的经济建设充分发挥优势，以“两烟”生产为龙头，带动了全区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1994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元大关，工农业总产值已超过15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昆曲高速公路曲靖地区段完工通车，曲靖至陆良西桥宽19米的四车道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已经确定，即将开工；通讯实现了全区程控电话联网，建成云南第二大电话网；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不断得到加强和改善。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曲靖地区550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奋斗和辛勤劳动的结果。

文学是人民的心声，是社会文化的结晶，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用文学的形式来反映和表现人民的艰苦创业历程，讴歌和赞颂社会生活的精神风貌，谱写英雄时代的篇章，弘扬时代主旋律，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发展与进步，是社会主义文学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文学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发展了，文学也要相应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文学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如何满足社会的需求，如何在新形势下求得自身的发展与繁荣，这是摆在文学和文学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由地委宣传部组织撰写《潮涌珠江源》报告文学系列丛书，正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而闯出的一条路子。这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潮涌珠江源》报告文学系列丛书是曲靖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涉及面广，工作艰巨。将按行业或部门的

工作实绩独立撰写成书，分期分批陆续出版。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创业的英姿，感受到全区各
族人民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叱咤风云、改天换地的精神风貌，触
摸到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时代脉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至理名言：“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
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
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
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小平同志也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
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
我们的作家们正是这样深入到曲靖地区的每一个角落，深入
到最基层的人民群众中间，目睹曲靖地区经济建设的巨大成
就，体验社会生活的甜酸苦辣，领略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捕
捉时代精神的内在实质，真情实感被唤起，真才实学得到发
挥，才撰写出无愧于曲靖经济历史发展的作品，才在新的探索
新的实践中提高了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因而丛书的出版，既
出了作品，也出了人才。我相信，《潮涌珠江源》丛书的公开出
版发行，必定会为曲靖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推
动和促进曲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并因此而产生较
为深远的影响。

目 录

序/王学仁	1
序 曲	1
第一乐章	9
第二乐章	35
第三乐章	64
第四乐章	92
尾 声	158
附录	
大事记	180
昆(明)曲(靖)高速公路 曲靖区段建设组织序列	209
为红土地大歌大哭(后记)	229

序 曲

轻灵的空谷奏鸣曲。幽怨的羌笛如泣如诉，穿透了两千多年的时空；羊角编钟的磬响，伴着铿锵的铜鼓声，于是古道西风，瘦马孤旅，从巴山蜀水蹒跚踏上高原，一条闪耀着丝绸色彩的道路，便穿越和飘渺在悠远的历史中……

好大的山啊！山连着山，岭接着岭，一眼望去，除了山还是山，过了岭还是岭。

好深的山谷啊！站在山岭上，前后都是山谷。山谷中有水流，有的是江，是河，有的是溪，是涧。溪和涧看不见，只在莽莽丛林中响；江和河在细细柔柔的云岚水雾中蜿蜒。江河溪涧手牵手，猛一用力，高原四分五裂，深深的裂缝里，就此留下了它们的踪影。站在高高的山梁上，看脚下乱云飞渡鹰隼唳哨头晕目眩；待到了山谷底仰头看天，则是青天一线危岩壁立，似要迎面扑倒下来。

在好大的山好深的山谷的高原上行走难啊！山梁看山梁，对面两相见，上上下下，少者半天，多者一两天。山梁子上不好走，山石嵯峨山道崎岖，一斤汗水一道山梁一步一个脚窝窝。山谷中也不好走啊！溪流丛莽牵衣挂裳，磕磕绊绊气难喘匀；逢到湍急的江流，无舟楫津梁，只好望江兴叹！乘上独木舟羊皮筏又怎样？同样畏水如畏虎狼，喧腾咆哮的江水让人惊心动魄。要是挂上溜索嗤溜一下悬空江上，头上是无抓无拿的碧空，身下是滔滔不绝的江水，人在空中像什么，像一块将要风干的腌肉！

山阻隔江河横断，高原浩浩的原始森林席地瞒天，人欲何往？生于斯死于斯困居大山的褶皱？不！不！！不！！！禽择良泽而栖，何况人呢！中原人走入盆地，盆地太封闭。走出盆地去，去看看盆地之外又是什么！这是中原的呼喊盆地的呼喊！于是，很多人就上路了。那怕山高水深难于上青天，许多人还是义无反顾地上路了！

几千年以后，才有一个伟大的哲人用非常平淡的话语概括了这一悠久的历史现象：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只不过走的人多了，才成了路。

这条路如何走出来的，几千年后的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了。历史有时糊涂昏庸到了极点，它无视着许许多多壮烈的脚步从眼前走过来走过去，直到突然觉得脚步声重要急需记载时，坎坷的山岭已被踏平，那第一个走过去的人已过去了很久很久，拓拓的脚步声已飘散在岁月的尘埃中。

谁是开路的先锋？

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是人还是其它动物？动物有没有自己的路？如果其它动物有路，那么七千万年前的恐龙时代，那些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们成群结队行进时，会不会踏出一条条精心选择的道路？如果这个假设显得太遥远，那么到了元谋猿人生活的 170 万至 200 万年前的时代，那些开始脱离古猿并一步步向我们今天人类走来的猿人们，在最活跃的时候，会不会读懂这片高原的山水？如果这个假设还显得太遥远，那么元谋猿人的后辈们完全脱离了动物界进入了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远古的原始人群们从高原向四面八方迁徙出去又迁徙回来的往复过程中会不会踏出一条捷径来？如果这个假设还显得太远，那么我们不妨退后一步，到了氏族部落已经建立起初级形态的社会组织时，这部落与部落、小社会群体和小社会群体之间难道是“闭关自守老死不相往来”的吗？当部族与部族之间的战争烽火燃起，或者部族与部族之间的物质拥有成为财富的象征，他们之间没有最初级形式的交换与联络吗？最核心的问题还有，所有的原始氏族是生于斯终于斯的吗？

不可能！越是原始的人类组织（血缘氏族）越是居无定所。迁徙，是他们几代人甚至上百代人像蓝天上的白云，飘来又飘去。那是真正意义上的飘泊，那是正经八理的萍踪云影。既然

是不停的迁徙，必然是要不停的走！在不停的行走中难道就要步步踏新路而无路可循？

路，实际就在这些反复中由无数的原始人群踏出来，悄悄地出现，又悄悄地被掩埋。也许那个时代的路，野兽的路和古人新人的路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分不清是人还是野兽先去开拓。也许这时候的路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路，只有当很多的人不约而同地往返于他们自认为可以行走得很便捷的羊肠小道上的时候，真正的路才宣告诞生！可这时，谁还分得清谁是开路先锋？

路是人走出来的。走出这条路的人一拨拨远去，路却留下来，并逐日逐月逐年壮大，又经过数不清的人数不清次数的选择与修改，路也就日趋走向合理而愈渐缩短，这样，我们的历史史家们就无法分辨出是盆地人走上高原还是高原人走下盆地踏出路来了。一条路也就犹如现代几何学上的一条射线，永远都在向两个神秘的端点延伸，也就因此提炼出现代哲学的精华：大路通天！

西南丝绸之路就是天下所有道路从无到有的一个缩影。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发现有这样一条古道时，这条古道早已经存在了不知几千年还是上万年。作为民间的自由往来的一条通道，有人说是民间商道，其实它的用途不是一个商字所能概括的，尤其是当商业贸易刚始于萌芽状态时，商道不是它主要的用途。即使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时代，修整这条道路，仍是为了封疆置吏使天下大一统。

李冰父子对于这条民间古道是热肠万分而又独具慧眼。公元前 316 年，秦大将司马错率军队进入四川盆地，灭掉古蜀国，设立了秦治下的蜀郡。郡守李冰及其子，对中国古代文明

的发展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在盆地边缘的岷江上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两千多年后的四川盆地仍受益非浅；二是修筑通往夔的官道，后人称为夔道。在秦王朝的腹地，修筑官道是早已有之的事，但在相对经济、文明还很落后的大西南，要修官道，除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观念的转变之外，尚有工程的艰险。夔道顺岷江而下，直达今四川宜宾，沿途山险石恶，没有炸药的古人们，便要在石头让路的地方堆起高高柴禾，然后将柴禾点燃，立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直至将石头烧热烧烫烧红，猛泼上冷水。暴冷和暴热相遇，石头咔嚓咔嚓碎裂。取走碎石，又如法炮制，直到在石头上烧出一条像样的路来。这个古老而又新奇的筑路手法，从此就一直延用到 20 世纪中叶。

西南丝绸之路大部是用火烧出来的。熊熊的大火，烧得石头成了路；同样熊熊的大火，烧得路径将要通过的地方的荆莽化为平地。那时到处是原始森林，不缺柴禾，反而担心疯长的丛林会在路筑成的次年雨季吞没了道路。这把火就从成都一路熊熊燃烧到宜宾，烧出了道路，李冰父子的使命也就宣告结束，接下来烧第二把火的便是常頔了。

常頔是秦国何许人，至今没考证出。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仅仅写道“……常頔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五尺道，按历史家们的说法，是从夔（今四川宜宾）到味（今云南曲靖）这一段。秦常頔接过第二把火烧出了五尺道，从蜀郡烧到了古滇国或古夜郎国地，便将这些化外之地归纳到秦王朝的统治之下。可惜，秦王朝昙花一现，也许王朝的基层政权尚未建立或者建立还来不及正常运转，幻想永世千年的铁桶江山便在朝夕之间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这条刚刚筑成的官道便丢

失在历史的动荡中，竟使接踵而起的汉朝对此道闻所未闻。

汉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开通西北丝绸之路历尽千辛万苦的博望侯张骞从西域归来，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之行的一件奇闻。那是张骞刚到达大夏(今印度)，见市场上有蜀布和筇竹杖等汉地异物出售，张骞大惊，不知是谁抢在他之前到达大夏，便问当地人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当地人告诉他，从东南的身毒国，有数千里，那里有蜀的商人，东西便是这些商人运来的。张骞思量，肯定还有一条从蜀郡直通大夏的捷径。正在为匈奴封锁西北而困苦不堪的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无疑如醍醐灌顶，不禁恍然大悟。从当朝政以来一直致力于焚道和五尺道修复的种种行动，均未从根本上考虑其利害。不错，当初派唐蒙去整修五尺道，先前的地方长官费数载而无功，被唐蒙将之斩首。唐蒙亲自督战，又苦斗数载，方将五尺道修复，可当时考虑的只是设郡吏治，为何没想到通过这条路绕到匈奴的后背，联合诸国抗击？汉武帝于是便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重开五尺道，并到达滇国。本想通过滇国直通身毒，但为滇王所阻，未能再西行一步，汉武帝的黄粱美梦再一次落空。

从秦到汉，费尽移山的心力，终于将官道修筑到今云南的曲靖和昆明，然而事与愿违，从统治和军事的目的出发，最后均以失败告终。这是为何？官道为当地部族所闭，而作为民间商旅的道路却一直畅通无阻。这又是为何？我们从历史断断续续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路一经踏出，便成为多种形式的连络线。作为民间平等的交往，谁也没想到会断路闭关，因此，民间的道路就很发达，但一旦作为官道修筑并成为封疆置吏或直接用于军事目的，道路就成为某种强权。相对落后的部族首领们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当然不愿意中央强权通过道路延伸进

来，总是利用种种借口加以阻挠甚至封闭。官道是官修的，不是民要修的，官修治民，民不甘官治，于是每一次官修，都超出了可以设想的困难范围。旷日持久的筑路过程，反映了落后地区的落后民族心理，这种心理一贯两千年，直到我们现在生活的今天，仍能找到许多的蛛丝马迹。

西南丝绸之路民通官闭的现象，制约了本身的发展，也影响了它的知名度，直到元蒙王朝在大西南实现了大一统，这种状况才告结束。从元历明到清，对官道的维修与管理日臻成熟，西南丝绸之路才显现出绚丽的色彩。官道上，赴任或复命的京官、叱咤风云的将军和士兵、晋京赶考或落第回乡的秀才、飞马传递军情或诏令的信使，和长年累月奔波的马帮商旅们混杂在一起，来来去去，铿锵的马蹄声和清澈嘹亮的马铃声彼伏此起又经久不息。沿着这条驿道，没有村子的地方有了村子，有了村子的地方繁华为城镇，挡不住的文化潮流首先在驿道上立下根，然后向两旁蔓延。从金沙江一进云南，从北盘江二次进入云南省境，旧城、可渡、倘塘、来宾、宣威、板桥、炎方、沾益、曲靖、三岔、马龙、旧县、易隆等，不仅是昨天的市场和要塞，也成为今天的城镇和县（市）乡镇政府的所在地，就像一串明珠串连在七色的丝带上，熠熠生辉！

一条路带来一路的荣华富贵，荣华富贵不是永恒的。西南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繁荣到了本世纪初，突然一下冷落下来。悠悠古道，人迹罕见，车马稀疏，只有石板上深深的马蹄窝，无言地仰望着苍天，百思不得其解。人呢？马呢？轿子呢？都到哪儿去了？

远去的羌笛又从历史的尘埃中泛起，如泣如诉凭吊着古道的苍凉。一对仙鹤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落在曾经无数次洗濯

的清澈的江水边，它迷惑不解。曾经彩云般漂亮的丝绸的光泽呢？那山泉般叮咚的马铃声和彻夜不止的笙歌弦舞呢？它怀疑自己是不是飞错了地方，探头江水，痛痛快快涤去眼睑的浮尘，再仔细一看，还是那条江，还是那条山梁那道岩，甚而至于还是那个村庄那棵树！它们终于拍翅而起，直冲云霄，秋日明朗的天空中，便留下一串悠长的鹤鸣，久久不绝于耳……

第一乐章

从慢板到快板。口琴、手风琴和小提琴的混合音响，牵引出巨大的钢铁轰鸣，从天空到地面铺开了昙花一现的立体通道。滇东曲靖用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在公路五重奏的时代感动了上帝，土味十足的大三琴、芦笙、牛角号和木叶声便融进了世纪的交响
.....

1909年，两根巨大的钢铁平行线，随着法国佬的脚步，从越南的河内延伸到昆明。从没有过久远官道的滇南像被两只金箭穿透了，随着一声嘹亮的汽笛长鸣，一列长长的庞然大物轰隆隆驶进了云南的心脏，整个云南被震惊了：天啊！还有这种驮东西的动物呀！还要修这样昂贵的道路呀！这比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还要有劲呀！

感叹完了，人们冷静下来，还能用驿道上的马帮与之相比吗？

关于滇越铁路，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评论。比如说，帝国主义列强们瓜分中国强加给中国的一道枷锁；还可以说，是帝国主义扎进中国肌肤的一支吸血管。不否认，法国修建铁路，并不是来帮助中国脱贫致富的，也有上述两个理由存在。但在客观上，滇越铁路的出现，揭开了云南现代交通建设的序幕。

有了火车，汽车顺理成章堂而皇之地开进来。公路不同铁路，铁路是先有路而后有火车，公路可以先有车而后有路。原先平坦的街道可以先跑汽车。汽车可以先坐火车进来。公路可不能再拱手让给外国人修了。火车、汽车这两个东西确实比马帮、牛车强多了。修公路可不像古代的官吏们整修五尺道那样，小敲小打，整平五尺道路，管它爬几个坡过几个坎。云南人想通要修自己的公路，已是中华民国18年（1929年）了。当政的云南省头儿们，把修路的眼光投向滇东，要用一条路两个岔，一连贵州，一连四川。良好的愿望，苦于手头拮据，要北通四川东下贵州，没钱不行。不知是谁出了这么一个点子，测量由当时的省局负责，筑路的资金由沿线的各县解决。县又如何负担得起，只好四条腿走路，一是在田赋额上附加，二是商号